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目錄

序

壽趙封翁序

壽陸古塘八十序

賀許封翁序

題李侍御椿萱並茂冊序

贈楊母授環篇

代梅長公

賀邑博林先生序

壽汪兩翁太年伯八十序



齊節母傳序 代作

沈石年霞上園稿敘

題新安兩進士稿

壽見九杜翁七十初度序

壽范母馮宜人八十初度序

壽蔡寧訒先生七十初度序

賀姚太公榮封給諫序 代相國作

贈大光祿葺翁許老師晉少司農致政榮歸序

賀大司馬兼御史大夫西蜀趙公盪平妖寇序

賀少司成箴勝姜君請卹其尊人翌龍先生晉秩冏卿階中議大夫序

奉壽比部林仁甫老社丈五十初度序

華爾遐園居序

敘同榜兄弟圖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華亭張儼世調甫著

序

壽趙封翁序

今國家職事所重獨尚書銓部郎叙流品上下扶
陽退陰大都需識見平實無欲能任事者勝之矣
而朝論推轂吾吳中望寔則獨先趙長公云長公
之廉平徵會稽其介特不阿之概徵士大夫間也
于是長公旦夕且奉 俞旨搯持衡量平國是矣

余吳人雅嚮慕長公攷其名德源流則余黃門舜仲爲我道鏡吾翁甚詳也舜仲曰翁故高才生讀書訓其子盖力貧三十年弗怠也平居友愛而能任勞伯若季之事已事焉伯若季之子已子也曰無令仲落以媿吾後死者處宗黨篤誼而輕利臨事受難臨財受少盖約已豐人其天性矣旣以長公會稽秩封加冠紱焉則日縱游山水清音間故人相對蔬食一飽澹澹穆穆無加三十年力貧時也翁於世殆真一無取者余聞舜仲言而益嚮慕

翁盖翁之開長公者如此吾嘗論天下惟任事難任事而無求則又難矣物之美者世倍爭求之求之情勝則一切當身之事亦舍置不問矣翁惟力貧故讀書訓其子惟不自利故伯季宗黨俱藉其力惟泊然一飽故冠紱不加于山水清音繇此言之我無求則天下何事不可任也長公令會稽時強立而不畏法必行而予民以不擾夫亦以翁之無求者試爾今者之任天子有厚毗焉扶陽退陰亦旣有職事矣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小人有求

於利故常百計以用君子惟君子亦不能無求于
名故徃徃驅其名爲小人用爲小人用而君子之
名壞小人用君子不得而君子之身危然則求之
爲害陰陽俱蔽之道也翁無求故能磨礪其子使
任國家之重長公亦卽此無求者清仕路引正人
渙群破交平心直斷措國于和平仁壽而結翁之
懽心爲大年則養倍于禹鍾慶同于喬松吳中士
大夫色養盛事孰有能先趙翁者哉今秋月翁登
七袞屆覽揆之晨而舜仲諸同志屬余文以壽余
史官也言不能萃第以菽水之寔義爲翁南山頌
者如此

壽陸古塘八十序

古塘先生隱居谷水之陽學古而行高通當世之
務每思條畫鄉國便利事圖樹德不朽郡枕谷水
而城城之西鄙方十餘里其廬舍烟火萬家相屬
舟車食貨之所輻輳倉廩壘肆之所陳積比於五
都稱郡之奧區焉先是郡城廣不滿十里而儲胥
屯集乃依郭外干楸扞圍之不給水壑泉利不周

于城居之民當嘉靖間島夷焚掠西境環郭之民
居蕩焉城坐困不支者屢矣先生熟計曰先事慮
事拓郡城之西隅有五便焉衛食貨嚴振繳固倉
廩通水脉繁生聚萬年利也慷慨上書當事郡邑
大夫方議如先生請先生又借余輩泛小艇環谷
水之濱度其隰原土就其陵水依其壑無掘宅而
毀藏無病農而傷木也議者難其費先生曰度費
幾何如其策可辦難其功先生曰度工幾何如其
費工可立就也事幾成而會以他故中止然至今

松父老皆感慨大利之未舉而歎先生之爲鄉國
利不朽者意甚盛先生少博學爲古文詞有名諸
生間游京師諸名公卿延致爲上賓與之區畫朝
廷大事能持大節勸勉縉紳間申文定公與先生
爲布衣交垂五十年當文定公柄政時先生游長
安筆耕而食其於相門泊如也故文定白頭而敬
禮之黃碧山學士奇先生命其子與參中丞鼎與
先生遊先生交其父子間垂五十年卽中丞開府
入閩同先生朝夕卧起館舍中未嘗一事交關載

門外比歸而屬郡邑吏以中丞上賓爭酒食交歡
先生乃先生竟蕭然垂橐歸矣蓋先生以古道自
持故與人交不染於勢利而卓然能全其終始如
此於是鄉之後進皆以先生爲端人其名重于鼎
呂而爵榮於上公蓋先生賤不欲自貴而貴者不
能使之賤貧不能自富而富者不能使之貧夫富
貴貧賤造化所以顛倒人而勞其生者也先生行
比於有道仲弓而塵芥鄉相義高于魯連田疇而
脫屣封侯有用而居無用則玄牝之守谿谷之卑
無爲而能有爲則大鵬之飛野馬之曠以海沸波
騰之用歸澄潭朗月之天此無窮之算而動亦壽
靜亦壽者也先生能爲造化而造化不能役使先
生八十之觴遙而祝耄祝耆余之修詞先生未有
艾矣雖然先生所上修築便利是吾松萬年不可
易也今當事賢公卿採而行之先生之利濟人與
萬年同壽哉

賀許封翁序

吾松以詩書世其家者皆能修君子長者之行恭

讓不伐而不以顯赫凌齊民蠲蒸自好而不屑爲
畝宮溫飽之計故德光而澤長父兄之訓其後也
若時留不盡之酌以樂嘉賓而子弟之修其官方
稱其名實也若笙歌之應鐘鼓倚歟故松士卿乃
士族之奕奕而起者何其多也豈醇龐之氣獨鐘
于儒行君子歟抑其積行累仁先世之培植者厚
而君子長者之代與歟無乃其君子長者不規規
目前之寵榮貴而能謙滿而能損依先世之教而
開子孫之澤歟此吾所以致感于松之望族也許

廷緒先生少爲名諸生文出而人傳誦之乃生平
潔修好學不苟趣舍訓其三子皆能文章其長君
司理公中癸丑會試榜歸而侍親讀書三年登丙
辰進士第授金華府理刑居官有操守能肅郡吏
直指使者稱其能薦剡每居第一旣滿考而廷緒
先生受勅命加秩如其官時余以使事歸里見
先生閉門訓其季子不數冠帶謁郡縣間一出則
恂恂書生故態望而知其爲恭讓不伐人論其居
鄉則僻處一委巷中應門寂然一二老蒼頭外無

鮮衣而怒馬者其于利事交關一不染指至家貧
不得黔其突晏如也而獨檢其制舉義付之剗劂
以公于人且聊以志其牢騷伏櫪之感云如先生
者真詩書世其家而修君子長者之行者也世之
降也士大夫高視科第而淺視人品一據顯人通
津六脈俱亂居巳于高天泰山而等齊民于奴虜
卑乞耽石火電光之顯榮而忘身後不可測之寂
寞自余通籍以來視此輩之倏升倏沉者多矣嚮
者所奔走駭汗之人卽日後所憑轡我後人而驚

然肆其陰陽者也出爾反爾天道好還尚何惟哉
曾見吾松名族世家而有此乎夫飭輿馬而修子
都之好者何如草子雲之玄而穩袁安之臥美田
宅豐歌舞而甘金谷之癖者何如凜四知之畏而
高于公之門常人見其近君子長者見其遠天之
修短報施各如其人此吾松之望族所以昌其後
而食其報而許氏其最也許氏自銀臺先生爲郡
中耆宿動循古人至今爲魯靈光而延緒尊人海
嶠翁宦澤及民而聿修世德今延緒先生益加茂

明焉高陽氏之福基固而濬源遠百年未有艾矣
余故推本世德之貽庥而介此言以爲先生晉秩
之觴他日司理公侍帷幄膺 天子耳目之寄以
其福一鄉國者共濟 朝廷許氏之功德愈長而
先生燕翼之美與天保同無極余尚能稱引再執
爵以進先生也

題李侍御椿萱並茂冊序

憶余舞象時偕峻甫試里社雁行取次補弟子員
也時兩尊人謹護視兩兒兩家兒出連袂坐連席

矣而兩尊人顧相懽洽時時互賞歎其家兒云余
性喜動而峻甫自少卽凝然如山余慷慨多譚論
而峻甫呐呐不出口余卽少已心重峻甫靜重不
苟且而峻甫顧亦以爲豁然光明不齷齪者無如
余自是十餘年每入試輒聯翩居前茅兩家兒年
漸長頗讀書以志節自砥礪不專以名高相應和
也丁酉峻甫雋於鄉余喜而更自愧乃峻甫相見
策我者無腴言余浮湛五六年而薦於癸卯當是
時峻甫喜花浮面偕入試春官而並上第且並舉

於師門憶放榜時有來賀予得第者余曰峻甫亦當然已讀榜而更往賀峻甫矣則又笑我兩人何期許若探囊竒中至此峻甫授膠東一邑以去而余陸沉金馬間官邸尺一時往返則問瑯琊令治狀若何以曩時靜重不苟且當饒爲也而瑯琊令報我史君多讀書砥清節自足塞實望矣而慷慨故態得無少三緘與蓋兩人往還不爲寒暄語也如此又六年而余爲史官峻甫以治行徵入爲侍御史是時澄川伯以峻甫秩封文林郎母太

孺人並膺錫命而家太史亦以覃東朝恩得列名金馬署也蓋兩家尊人更相語交稱賀酌酒如曩時什倍之矣峻甫待詔長安頻年志節益孤峻器識益沉懇戒視而不輕發發而必達其志峻甫他日之大有爲余何能望其涯夫峻甫豈第以人世光榮爲二親色養者兩尊人以強盛之年享多福以詒穀之豐食厚報椿萱之日長暖而高堂之樂未央余年年能爲峻甫稱引岡陵之句以觴其尊人卽家太史更忻忻酌酒以屬澄川伯且胡盧道

兩兒舞象時護視事也冊詩凡若干首而余以世
交之誼叙其端

贈楊母授環篇

代梅長公

月在青陽桃李欲春寒梅初放羞瑗液而引璠觥
木天之裾繽紛焉則爲楊母田太孺人觴也田太
孺人嘗授環于子庶常君訓之學庶常君珮母環
早夜砥志力學學成而且珮其環游於中秘讀天
祿石室之書太孺人就養輦下故中秘諸君子介
以壽太孺人者率稱引授環事也太孺人爲大儒

田廣文先生女而歸楊贈公贈公故習文法爲吏
矣太孺人曰吏名辱而力田良則去吏而力於田
已生子庶常君六歲則又曰力田之逢年寧如學
倍也乃更課庶常學當是時庶常早慧志讀天下
書而獨貧弗能得書則手丹鉛抄寫古文奇書不
輟每拾瓦石鎮其紙尾太孺人憐焉捐麥數升易
一古銅環而授之且志曰園中方外天地象也剛
堅鎮物君子德也兒佩之無忘是以庶常佩而益
勵其學也庶常少鵲起諸生間試輒冠其曹偶視

一第如掇耳而稍困棘闈則歎曰胡環之小見長而大乃困也太孺人又正色曰兒負環環不負兒自是庶常學益富兼旁通古文詩歌乃雋于鄉登進士高第授館職而游木天禁近間太孺人念其子輒單車來長安慰勉庶常蠲潔其身金玉其德以報天子曰願兒視此環無忘當日鎮紙尾手抄寫時事也說者曰環者還也田還豐年學還遇合蘊崇之德還其顯融又曰環者園也如園無端反覆道也日新爲盛富有爲大養德弘志用資對揚君視此環矣往而不積新而時來七十爲春七十爲秋結爲大年以樂無疆願太孺人介福亦視此環余從梅大常長公所見庶常所乞壽母文狀快其授環事引滿觴而搯管記焉且庶常君吾中秘友也書此贈之而佐太孺人之觴

賀邑博林先生序

蓋余休沐山中時同里社諸兄弟論學并指述文章法度而擎霄林先生從閩來視學政華亭華亭菰蘆之鄉士故馴雅饒文采喜剏立成一家言其

視林先生文章爲齊盟主蓋不翅介鱗之宗龜龍也林先生以孝廉高第有聲公車間薄祿養晦乃其人好學潔修外敦樸而神韻內藏冲穆有餘味而愛人不倦甫下車卽捐俸入修文雅之社月凡三課豎義標宗蒐簡揚摧中於程毅群無留良人人意滿又時以其牘問於不佞余是以悅先生之教而嘆其深于學也學如水然終日取焉不盈其量教如火然終日分焉不虧其光先生學能虛而教能貧夫亦可以見先生道德之概矣吾嘗嘆文章功業皆有古今古人文章以功業之餘力爲之其功業以道德之餘力爲之也惟餘故出之于偶然而無急道湊泊之病是以能足已而濟人今人則不然爲功業而功業之力盡爲文章而文章之力盡盡則無餘無餘則窮于爲之內而利不周於世今有百鈞之石于此有千鈞力者舉之有百鈞力者舉之然一則超距也弄瓦也一則胸喘膚汗而不能左右夫二者之力亦可以見矣先生闕蓄覃思其文章固足不朽登臯比執牛耳明先王之

教暢性命之旨以鑪錘髦俊而蔚起人文倘亦大
儒之業稍稍徵樹立矣乃先生冲然漠然無勞心
苦神之態而屹屹乾乾課士不息其精神覺有餘
裕無非先王道德蓄積使然哉夫以餘力爲之則
碩大昌茂異時龍驤豹變以副 明主之知爲霖
雨爲股肱先生之光社稷而享榮華也寧第如今
日薄祿養晦時吾聞漢永平間修明堂袒割之禮
而桓榮先生以稽古宿儒當人主北面蓋道積而
者教久而光其謹理所膏灌足以澤身心導天和
而集爲難老之慶盖壽道不易此矣里社兄弟于
先生仲秋初度而汎霞觴以進余樂先生之能教
而且喜里社兄弟之能壽先生也遂爲之言以侑
先生且忻然舉吾觴焉

壽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

凡物性之壽者大都偶四時之氣而不相戕竹之
宜于時也冬芽而秋根春籜而夏葉也四時之遇
皆相好而無相仇是以時運不得而摧之故夫竹
之黨于五行者壽道也夫人性生于偏宜而病于

偏違苟能黨于五行則歷甲子如晦明焉彭聃之
壽又安足恠乎吾嘗歎桃源老人不識漢晉蓋不
宜於人間世久矣夫天下寧有逃人間世而自爲
一方之古入千歲春秋之壽者哉爾泉汪翁宜于
時而無違於人世者也翁少習儒已爲儒賈遊三
吳間然賈不甚權子母息不贏也中年課其子若
孫業乃其仲子游于庠而孫薦于鄉當是時翁於
詩書之教亦旣稱逢年矣乃子若孫相繼闈摧而
翁恬焉委運自娛掩關靜坐卽社飲不赴里中短

長弗問也翁爲人有坊表重然諾力行孝弟而溫
克人稱爲長者事庶兄嚴如父撫弟息如已孫其
女之歸于鮑司徒氏子也天而藐諸孤倚翁提誨
遂卓有成立蓋翁申申愉愉訓定有方和輯有基
其於徵逐譎誑之態炎涼榮枯之易侯攻取愛憎
之化於前漠然不以屑意樂而安安而忘之如饑
者之不食蛆渴人之不飲鹽汁也夫四氣之運陰
陽水火之序人身入於其中惟忘故宜惟無不宜
故無不忘而亦無不壽然則翁之壽道亦旣侈矣

吾嘗論貴賤升沉得喪成虧任運而成自同自異
卽造化不能宰之如斲木成車軾安而輪勞範金
成器鐘擊而尊捧物自成就工冶何心而徃徃喜
同嗔異忮榮疾枯水火結于五臟陰陽轉于運命
不幾謂造物之心反私于工冶乎夫呂梁之翁出
沒于水忘水也商丘開入火取錦而身不焦忘火
也夫惟忘焉者斯能久而無患矣結爲大年而昌
大其子孫翁之無違於五行而徼造化之全寧直
南山侈祝駕齊年於壺嶠錢篋哉翁之外孫鮑君
介余言觴翁八十而余與翁冢孫孝廉同榜師門
故爲之言以祝

齊節母傳序

代作

夫古稱節者偉乎難哉慮而克就堅矢而求其終
吁嗟乎難哉彼夫慷慨引決計不顧後者當其情
事慘激大率易憑藉而賈一往於責旣塞而取名
亦饒夫令沒者不計有身後事則可令其百爾紛
紜含疚地下而我不以喘息代是重夷之也且磨
礪未備拮据未閱畏人世之繞指而甘始絕以蓋

已事溝瀆饒爲又寧數屹屹大節也耶吁嗟乎難
哉余讀齊節母傳慮矣堅矣就而克其終矣當處
士旅而隕也垂白之姑彷徨焉若朝露之未晞彼
襁而腹藐孤之謂何孱焉誰爲卯者代而兒又代
而父顧處士有成言以一女子爲九京之程嬰慮
哉族豪者不思扶助德美狠焉遺鏹之睥睨而孤
藐是圖謂未亡人何自苦抑何家不可居也百搆
而移之度不可拒則殘形而立其行斷指發面實
飴焉而屬一

毫姑弱子困而決危而信堅

與高堂厚衣滌髓必飭也逝者曰幸不疚吾獨與
捐其養之餘佐諸孤讀伏臘行經師修樹孱而壯
扶秀而實泉下問二三子安在哉則嶽嶽榮名在
仕籍也亦旣就矣光昭有家暨孫而曾彬彬逢
焉蒸嘗有需婚嫁有章旣告成事而供伊蒲絕甘
茹素以畢其丸熊之志夫不得於舍生而有不合
得于信其志而百折以幾其信也謂河有徙謂山
有移立孤貞于殉身善後烈于捐軀死者復生生
者不媿可不謂有終哉節母之美具矣余讀齊節

母傳而有感于節之一言也氣矜之隆非委圖之
烈一朝之決非永世之貞取名易而尋實難彼夫
冠裳而文史者猶不數數自樹而况于笄禕之人
若齊母者屹屹乎大節也哉其亦可風也已吾聞
神明之胄其後必復齊母之澤意其在曾孫與

沈石年霞上園稿叙

夫高峯激流園林竹箭之美其間風雨朝暮雲物
百變者皆天地之奇也望之悠然標舉而遠志焉
滄之泠泠乎颯颯乎清音之盈吾耳也此寧待譜
而韻哉有道文人得而悅之與會而情新音見而
詞流故使川無停波林無靜樹肖造物而盡其巧
故古人云詩者天地之心彼有道文人特韻焉以
寫造化所自有不求奇而發之無不奇繇此言之
文人之奇寧有盡耶吾嘗慕越中山水天台靈嶽
玉室瓊臺往往入雲蔽日霞起相應以爲居其中
者所得必奇吾友沈石年讀書四明山中窮古今
之趣覽萬物之變廣其思量發爲文章余來京師
得偕石年譚藝嘆其力持所見大雅復存其爲詩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
歌清夷雋上妙合天成追六朝作者石年嘗爲我
言所居霞上園古樹婆娑寵鬆成蓋連林蒼蒼遠
岫當戶覽飛泉之界道望雲標而軒起每晨嵐濛
湧夕秀澄霽穆然遐矚爽氣盈袖意謂此中情事
不減絲竹余聞其言洵石年之得于山水者奇也
嘗讀謝康樂詩見其群木蘿戶衆山當窻之句疑
謂山靈所照夫峭拔清泠蒸鬱磅礴造化業以奇
授人而康樂能道之若邪赤城之間至今清音足
千古嗟乎康樂死造化風雅之妙淪謝幾千年矣

豈越中山水故寂寂哉吾聞石年師事其家勾章
先生其風雅從來蓋遠又佐以園林山水之勝其
詩文肖天地之奇者泠泠乎瀾瀾乎固未可量也

題新安兩進士稿

吾嘗論人生學問須自得天地之風氣古今之義
理聖知賢明之繩墨榜樣如板摹函脫權不在我
非我所得也虞夏以後之沉淵立枯十二國之口
舌短長東漢人之氣節宋宿儒之爲性命以論風
氣陶鑄前人影樣之所興起不名爲剽第名爲隨

若果權果誰屬耶其於得也有間矣班馬而後之
史相如楊雄以還之詞賦唐宋大家而下之文章
皆是也以其先有成法義理橫于中精神耳目盡
驅以從而肖之惟恐不速是以真氣散而天不全
孟軻氏曰豪傑無文王猶興也孟軻死此語遂千
年不傳嗟乎何況於舉子業當今舉業視古文詞
等而帖括聲偶承襲既多先達名家所撰述奉之
若高曾規矩至於經書箋釋義理畫一不遷而士
子執成見游于中其能不爲沉沒卓然自見者少
矣夫靈心在我擬議變化我自爲造物何必如古
人何必不爲今人大約信吾心而言言吾心所有
而止此際光景真有天地萬物不易吾蟬翼之意
而何不自得得於中而文不傳者吾未之見也吾
同門友汪自魯氏江兼言氏讀書新安山中理必
窮其所自有而言必達其性之安是以自魯文密
如析繭而劃然戒視處如卻導亦兼言文如元氣
傳草木從本達苗節節活而節節靈此其中類有
別具造物者其不爲文字章句沉沒明也吾嘗聞

新安士大夫皆講求性命窮義理變化之源以施
于用兩君皆習而有得者與如是何第一舉業吾
願兩君以所自得於舉業者開闢大觀若功名氣
節從橫短長之見諸用一破虞夏以來千年之影
樣可也

壽見九杜翁七十初度序

憶余年十七時有司試補里社弟子海甸故武地
指科目爲天荒而一時前茅列者三人李侍御峻
甫爲冠次則君遷又次余三人齒相次也時家太

史偕峻甫封翁束兩家子惟謹跬步輒繩其放失
而獨見九伯貌和而氣夷每携君遷行遊眺覽歡
然樂也峻甫靜專而馴余嚶然自喜而君遷灑灑
體韻俱逸當是時三家子出聯袂坐聯席咲談縱
口有文章必更迭唱和里中故目海甸爲天荒乃
三家子故無難天荒云而三家尊人亦聯袂聯席
咲譚莫逆如三子也見九伯神檢襟期穆然似道
朴茂純嗇無所做麗以自就其質而與人語溫焉
若春聽之忻焉飮焉若考鐘鼓而飲醇醲自墳典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孔子孟儒者精神之秘旁及黃帝岐伯素問之術涉
獵蒐剔斐亶能開悟人而施於用實多利濟清虛
似道而不必仙齋戒似僧而不必佛坐嘯懷卧游
之志觴咏闔醉鄉之籬昔者陳仲弓表正鄉里郭
有道 袖人倫猶以皎然之身樹末世愧慕之的
其于賢愚是非尚涉月旦分別也以是繩人終覺
非曠然者耳見九翁口不挂于是非交不論乎賢
愚居已熙熙春臺之中而視世爲無懷葛天之世
翁之宅于身者博厚而貽于後者寧有量哉余與

峻甫旣先得一第而君遷以巳酉試南服魁其經
是年峻甫入覲都下握手道君遷喜欲狂而兩家
尊人各又往觴見九伯道二十年前試里社事也
乃見九伯益勞謙不自侈汰褐而步從社父老譚
譚熙熙春溫如曩時則兩家尊人又私相慶三子
各有父能成其子不負試里社時約云余輩鹵莽
一起不能建作者旗鼓發揚生平以光顯庭趨之
教而君遷行且執鞵橐橫行令里社咤稱後來破
天荒者出愈奇見九翁之榮施多福固益無量抑

君遷長君仁趾以弱冠才名鵲起諸生間試輒冠
軍時人呼爲小杜峻甫子近入弟子員駸駸欲似
其翁然終阿兄事小杜君余兒子年十二尚猶旁
覓梨栗不能齊李安敢望杜曩時里社之子其後
來成事頭角已見則見九伯榮施多福又豈獨在
君遷以此爲觴其觴踰南山海籌矣余通家子爲
家人言以壽翁不能文亦政不須文也

壽范母馮宜人八十初度序

益先是萬州先生性骯髒落落不肯居人下顧以

文章高等輒冠冕其都人乃食貧自苦手一編終
日晏如嘯咏不廢也而又飭修灑敬事其二親以
是諸生間稱范先生賢旣得雋南國簡介乃益甚
郡國吏歲時不一再通謁利事交關之輩驚焉不
屑爲曹伍日掩關課兒蕭然環堵則月旦推碩儒
名孝廉矣已公車屢不報則謁選人得萬州也萬
州南渡海爲五指九黎之域或曰先生才而傲不
堪吏乃先生俛焉吏也或又曰窮漠絕徼奈何以
身試鯨鯢先生曰吾捧檄將王事當如是當是時

先生安于萬而萬之人安于先生之德沒而尸祀
之曰范父范父云史官張子曰以余詳覽萬州先
生始末而知范先生賢也乃吾里社則推馮宜人
實扶助德美云夫賢豪間所爲束修其身而成其
名行者大都出于剛毅材敏賢智此其道毗于陽
而其象主于開張發舒夫以濡柔佐剛毅以靜專
佐材敏以廣博佐賢智則婦順章而姆德光若是
故行修於身譽施于官而美積于家也宜人素性
澹泊故簾布自安而先生讀書無內顧孝本天植
故勞于井臼而怡怡然色養其尊人引大節明大
義不以豐約遷改故先生能自砥以志節高鄉里
者數十年而又歷險途涉洪濤宦游萬里外以琴
瑟相勞苦顧勸勉先生以義命之旨敦羔羊之節
勤事而和其民乃至素車跋涉鳥道幾窮旅舶滄
茫陽侯叵測艱辛萬狀以還其骨于丘隴則非濡
柔靜專廣博兼者不能爲之夫佐之儒而爲名儒
佐之吏而爲良吏非宜人其何以成萬州先生之
賢此非其光彤管耀史冊者哉乃宜人訓其子伯

昕君既名高諸生間而其孫宗文翩翩鵲起文采
陸離當事者一再見其文章風度輒咄咄呼爲異
寶指日當乘雲霧而凌九霄萬州先生之業如柯
葉之扶踈英莛之灼爍可謂再世光美夫婦道有
終寧非宜人之所以報萬州而昌後裔者哉宜人
今壽屆八十里社諸兄弟捧觴爲宜人壽余旣夙
昔仰萬州先生之高而又辱與伯昕游且又嘉宗
文之能以文章風采世其美也故稱引先生生平
而原本于宜人之克相者如此且以占其後澤之

之長願爲宜人一再舉百年觴焉

壽蔡寧訥先生七十初度序

三王之敝也世漸巧而入于卑老莊氏者古之有
道通人也老子闢大道之機而得谷神焉遂自藏
於根深極寧之區以咲世之巧莊子覽大道之量
而得無窮焉遂自翔於野馬塵埃之上而視世之
卑故二氏之道大而久長夫聰明絕倫類損思齋
欲留萬物以其餘者老氏之藏也神軼帝王以規
世慮下輿隸以姬物不爲造化籠絡而善自斟酌

於虧成之數者南華之所以傲天地也往余讀書
城北比寧詎先生里而交先生也間從先生問古
文奇字考金石之遺則先生終日語不厭而善窮
作者之趣已商榷時務大指今昔興革之故鑿鑿
乎當名寔也下至閭里造事算成校敗曰是當然
已而果然人謂先生辯博雄識敏知通達而先生
蓋穆乎不有也先生以毛萇詩起家爲名諸生而
晚乃收其磊砢宏博之氣閒適于伊蒲而賓送乎
日月方畧不信于時不論于殿最而好爲德鄉里

趣人之急如衛頭足孝弟相勸有過悞面相唾斥
又背而覆之不知者愛厚歸譽以爲材爲施而知
之者以爲先生且溷而澄焉和光而貞焉以宅于
谿谷而息乎六月也余憶少時目擊溫陵李郡侯
事而嚮往先生云郡侯廉人不苟趣舍進退而中
于當事以計去先生帥郡三老子弟徒跣建鼓而
挽之監司疾其留引先生與其儕彭君置對幾中
不測先生竟慷慨白其事辭色無所撓亂至其他
比輕重寧甘坐事首而以末減推彭君曰吾朽株

君尚可嗟而樹也一時士大夫無不高先生氣義
 矣昔者魯連子一矢蹶千軍而蹈之東海田疇去
 侯封而不宥賣盧龍之塞至今人稱二子得老莊
 氏之用蓋二氏之用書不能傳二子稍能用之而
 不失其寧極逍遙之意故老之希夷莊生之曠魯
 連田疇之孤往而獨尚者皆足以傲然於今古而
 于今乃復得先生故曰先生大用若遺大知致虛
 牢籠萬物之上而翱翔身世之外者斯亦達生之
 極樂也余少落穆先生志余年而雅器余嘗曰生
 也豪即因誰復能高生者先生喜進人物大率若
 此今先生年七十而社中兄弟徵文以壽夫盎之
 有水也滿而酌之旋復汲焉人盡酌而滿固不竭
 也先生施于人人而昌大于胤嗣歌舞饋醕之懽
 身寔受之視世之巧且卑者所獲不啻杯杓矣夫
 誇祺福而杓徽美是佞而罔情之口非所以觴知
 已也故為述二氏之指以附魯連子田疇之義而
 願先生舉余之觴

賀姚太公榮封給諫序

代相國作

今者重華垂裳之世疏滯納流以操持天下天子無擇聽諫官無擇言姚君仲含年少由金馬署擢給事中三月而上書再論上意可否不宜中留爲釜鬲憂論鬻爵權宜非是而吏道襍皆鑿鑿有本末條理言不數顧敢而中余讀之而津津喜吾榜甲辰士得名諫臣吾聞吳中多以名德世其家載澤而發豐也閑於詩書之教習於進止之道其子弟多溫厚嚴重而當大事夫秩經紀謹幅家爲政也審幾而度時觀事而制權乃朝爲政積

者乎負者乎亦別而象之已和于族類者能師虞者也拮据力本者通世故之險易者也不欺其里黨者善置腹於人人者也能寶其高曾規矩者典常作之師者也此吾所謂名德世其家者必多名臣人生而釋屣起家受事課職則磨礪變化以日新其能事者皆君恩爾當其名不出鄉里事不出歌誦如鑛爲金惟所鎔之藏璧于石而需其琢也則親恩矣人子惟以其親之所鎔琢上報其君乃不負親人臣惟以其所鎔琢于子者獻之君而乃

生平不負君也此君臣父子之大義也吾聞姚封
公少讀書爲高生屢薦矣顧獨數奇晨夕課其三
子三子俱嶽嶽有文章名給諫則其仲也戢戶內
井井夫婦垂白而敬不衰內睦外圉松人傳姚氏
家法矣好施仁義而贍其宗黨與人交落落難親
顧又不得踈也封公雖以子鼎貴乎綦履嗷嗷乃
又遜于鄉趾不先郡縣之庭戒宗人無敢加于里
隸也醇謹無逞而橫者則又時抵書邸中兒年三
十爲天子諫官審而言積而動諫法純白勿欺

若不明諸心第以犯塞責是爾不敬君辱親也其
鎔琢子者如此今天子上兩宮徽號侍從之臣
皆得覃恩榮親如其官而封公緋衣帶笏龍章
輝煌高堂蓬弧乃介其會蘭芝玉踰賓筵紛羅吳
中望族至封公而極隆夫封公寧直以金紫耀吳
中也人孰無父其孰無子今給事功能名實變化
日新且頌封公魯魯焉而封公以盛德居鄉爲鄉
之大老以其子功名施於朝爲名諫臣之父上報
君而下報其祖宗先世之受國恩者猗歟休哉

忠孝之道備矣故積而開之穀而式之與夫恬夷
敦古而善居之者皆封公之可法于鄉閭者也若
夫高堂輝煌世俗之榮名德世其家者且不乏焉
其又何堪爲鄉里效慕哉庶常張子與給事並游
金馬門同舍交最厚其偕里中諸同榜觴公也來
請余言余攷其世德而叙之志喜也

贈大光祿葺翁許老師晉少司農致政榮歸

序

八焉非籍世以爲貴也而世自不得不

貴之以成其貴非借世以爲高也而世自不得不
高之以成其高夫其不得不貴且高之者皆聽于
世之人而無與于我故我重而世輕是曰獨尊之
標吾師葺齋先生廉吏也正人也讀書有用之儒
而學道躬行之君子也先生爲吾郡良二千石愛
民不避豪梗而當事中之以吏議然不能沒其清
操久之起自田間分憲河內廉貧約已如故而捐
俸買田以贍宗室臺使者弗快也白簡彈之而卒
莫能敗其品格是時先生以符卿 內召三拜疏

固辭比至聞言又三拜疏徑去今 天子新御極
詔起岩穴遺老銓部首以先生應乃擢司銀臺旋
晉掌光祿而先生嶽嶽處公卿間正色不阿至論
封疆功罪開廟堂政刑雖群翬不能易也先生每
與鶴私論國事以爲 天子神聖如日初升而花
方吐拂陰翳而揚輝光廣聰明而沃德性正在此
日且五大 不在邊濯靈繫廟戰紀綱不立私情
不破而能佐朝廷治天下者古未之有言已輒相
對泫然鶴竊有動于中而望先生以黃髮游廟堂
作波流橫塘之一柱也而先生一再疏請老以去
然 明詔嘉其清節特優引年養老禮晉少司徒
卿秩以寵其行鶴自有知識以來此等曠典盛事
不多經見獨吾鄉陸文定公當 神祖初年差類
此耳高嶺青松行者望而樵者不得採鳳德之翔
千仞也弋人鳥得而慕之祇令下土想望德輝耳
夫貴賤高下人撻其柄則我無常尊謂先生不受
人貴而人莫能賤不受人高而人莫能下猶淺鮮
耳令世人不得以貴且高者歸先生而又以貴

先生高先生者增朝廷之光彩表盛世之羽儀此皆出于公論之自然而直道元氣之不容泯沒乃知我國家萬年福澤之未有涯不止如一疏去漢楊少尹辭唐爲一時都門祖帳誇盛事也鶴猶記侍陸文定公時譚予告事時公年九十餘矣言當日公卿郊餞大司徒李公曰自公去而使朝廷上有不愛爵祿之臣御史大夫趙公則曰公實以病歸豈其愛身而忘國者公又笑曰兩公議論可作一篇送行大文字鶴時爲諸生悚然而知先輩立身憂國之概也今先生自言視茫茫而不能見遠恐負朝廷而歸志決至歎時事則又憂形于色鶴不敢以輕去就辭爵祿窺先生矣先生歸而所買廢宅地可耕鑿井可汲麥可栽棗梨可樹古屋無恙藏書可讀鶴小子落拓侍從久矣獻替不伸于帝座亦須歸而問畝宮清源道上策騎而叩門庭者鶴也先生其開徑引座而細談泉石之事且以其貴且高者而勗我焉

賀大司馬兼御史大夫西蜀趙公盪平妖寇

序

今者重華垂裳之世 聖天子威武神靈之所變化
化刃化而犢劍化而牛潢池萑蒲之間化而桑麻
鷄犬大矣哉則惟有不二心之老指縱帷帳設畫
出奇風揮而日舒之大小將吏三軍之士一德一
心順其指令故禍亂不驚而績底于成大司馬兼
御史大夫關西趙公持節來鎮撫海岱沉幾遠識
先事戒備治人以明畜衆以和濟法以斷屬東塞
軍興疲民失業齊魯之間邪教橫起狂呼嘯聚泯

芬響應妖人徐鴻儒入據郵城倍鄒踰滕已占嶧
山偪郟城截曲阜窺交郡掠巨野白蓮棒捶之孽
烏合蟻集者旬日而數十萬人瀛洛以北豐沛以
南流豕突狐震動城邑公乃簡畀將帥修治軍實
固厥根本決策剪除爰命大帥楊君兆基總其軍
政偏帥楊國棟寺副之道臣王君從義徐君從治
來君斯行各監其軍號令再申殲止大醜伐謀攻
心無縱無濫于是偏師前茅大兵中權擣之于梁
家樓逆之于紀王城大小三十餘戰俱捷遂復滕

縣賊遁入鄒并其死黨五千人固守楊大將軍分
布將卒張圍六面困之長堤隧道鈎杆雲梯之屬
森列密布賊乘城震怖其黨漸離而賊首鴻儒陰
拒陽款誅殺異已詭譎百變困獸力鬪狡焉思逃
公乃廣布恩信赦其脅從令獻賊魁咸與維新于
是鴻儒就擒而兗黨駢首受縛當是時檻車致

闕下者凡三十人餘皆釋令復業不誅一人愚民
歡呼各歸其鄉善良安堵歌舞于途吊死問生掩
其骼骸是時天子御門受俘磔誅賊首鴻儒以

下而特詔蠲齊魯編戶租賦于是公私克實村墟

救寧二東晏如共樂光天斯惟天子之德威德

明實繫我趙公之功或曰中土二百年不知兵倉

卒邪妖橫發如洪水濫平原到處瀰漫莫知隄止

公鳩輯卒乘備南擊西掣前圖後進退有法虛實

有機六轡在手萬馬齊力其難在智或又曰賊依

嶧山而憑兩城爲穴如虎負嵎如虺當塗不戒而

趨其螫難撓公決意盪掃席卷風驅轉鬪深入探

其窟宅乃擒其王執醜以獻其難在勇學士張爾

執爵而言曰趙公仁人也露布上 天子不誇其
戰事不侈大其繫組俘囚之纍纍而一則曰此皆
我 皇上納稅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奔者再
則曰屢戰屢勝諸將之功也不戰而復城尤諸將
之全功嗟乎邪民吾仇民而尚念其爲昔日租賦
之赤子武夫力而爭諸原故戰必克而寃竟以不
不戰復城爲功之全自公之言聞于朝而 天子
慨焉下肆赦之令于飲至之辰布蠲租之詔于犒
功之日齊魯之人離干戈鋒鏑而卽稻飯羹魚出
肝腦塗地而入春臺壽域公之德流于東海而福
造于 社稷者又不止智能用計用間勇能拔地
攻城已也故曰趙公仁人也殺而生之武以止戈
用兵救人大將之事卽古之吉甫召虎何以加焉
敢序以爲公賀

賀少司成箴勝姜君請卹其 尊人翌龍先
生晉秩罔卿階中議大夫序

今上天啓二載秋八月

日講官國子司業臣

逢元言臣父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建言爲民臣鏡

當萬曆壬辰間冊立未行國本危疑巨璫義實陰
陽宮闕間臣父孤憤激衷直劾權璫并侵禁庭
皇祖震動幾予杖死闕下時部已擢臣父出守贛
州良久乃蒙寬誅削爲民自後一再承恩還其冠
帶循例請老而銓部累牘薦起遺佚皆前列臣父
名郡國大吏飛章騰薦積日連歲口若一邇者
聖主飛龍覃恩雨露凡諸直言國本之臣弓旌賁
野而臣父六年使節四載郎署跼伏林泉積有年
歲生不獲賜環死不沾卹錄臣心痛之請如諸臣

例下

詔恩卹臣昧死具奏

詔下部議已臣逢

元又言臣父鏡抗疏建

儲爲民查有臣鄉刑部

主事孫如法例得贈官予祭廕念臣元十載詞曹
職叨進講依光日月兩給新綸而臣父母仍其舊
秩烏鳥私心有愧人子乞比諭德魏廣微等進父
階例并及臣母以彰異數臣昧死再奏有詔亦下
部議于是吏部請贈儀制主事官太僕寺卿階中
議大夫而禮部請賜太僕卿祭一壇蓋是時太僕
公建言恩錫之典備而司業君邀恩 講幄之子

情伸于是六館諸大夫之屬徵予文以爲司業君
賀余惟良臣忠臣邁會或殊而致主匡國精心白
意同于皎日臣子遇 神武之君操縱由已不借
恩于臣下而同床在旁投隙伺間杞憂過慮過其
將然至于觸雷霆冒譴呵沉江湖而不返心安而
大義明力盡而國計定日月重開名光天壤未爲
不幸也今重華濬哲虛已親賢訪唐虞于旃席披
圖史于金華而玉珮瓊琚之臣從容論思浸灌淡
洽魚水之懽奇足千古太僕公值 神祖攬斷故

行其忠而司業君逢 聖明恭已故效其良乃至
袞直節于遺老施錫類于儒髦作述後先之美與
聖子神孫之光明並傳不朽於戲休哉六館之
諸大夫執此以賀司業君卽司業君亦宜介一卮
酌太僕九原欣欣其式靈之矣余於司業爲師而
于太僕公有世誼遂紀其盛而爲叙

奉壽比部林仁甫老社丈五十初度序

吾嘗概論士大夫廟堂之氣如春山林之氣如秋
春主長養惻隱之仁辭讓之禮是也秋主慘肅是

非之智羞惡之義是也春之後爲煖風秋之後爲
枯澤以春令居朝廷則是不礙非非不礙是並行
並育而同底于成此無事之智而太平之象也以
秋令居山澤則是不雜非非不參是據其獨而羞
其同以立名激衆常有餘而濟物成務則不足故
司世道者慎之嗟乎今天下士大夫何其明是非
而傷惻隱矜羞惡而忘辭讓也古之君子資力美
而學殖厚有得于己而無藉于人故山林標不倚
之風霜而廟堂溥不偏之雲露此非持世居身之
大坊乎比部仁甫與余交垂三十年溫乎其善下
坦乎其無傷于物粹乎其有恒而條理明辨整齊
不苟卽在退然若不勝衣之中余素珍重之謂爲
中和之氣廟堂之士也當仁甫同余筆墨時每試
七日輒頰首枯坐好爲沉深之思文成而四座快
讀以爲一第可掇爾遲十餘年而謝去補太僕公
廕豈其好哉乃益束修其身以服官事筮仕銀臺
值寮幕空虛則稽簡奏牘出納惟允旣參御史大
夫幕守筦編簿書惟謹尋擢同丞課駒儀覈牝牡

毫髮無借貸也當事以爲才乃晉擢比部郎自仁甫入仕余亦在京師相朝夕察其神韻冲粹較疇昔倍精進焉修其身而能其官不露才人文士之色而穆乎有仁人長者之量仁甫其真廟堂器也已君子之難合于世也以其中有所負夫其中無所負者必將委蛇曲折惟人之徇而人安得不諧若其道德文學謀畧節槩稍掩于中如手有持而背有襁則必落落徐徐見其自喜之色而表其難犯之形嘻難乎其免矣此皆不善養之過夫才之所近而本于德之所就則修其職而能其官無怨惡于衆而有利濟於朝廷令人如挹光風而煖化日此吾所謂朝廷之氣如春而喜爲仁甫他日豎立賀未有量也夫比部秋官也雖然寧獨爲仁甫頌哉仁甫其以吾山澤之言而質之中朝士大夫可矣

題爾遐園居序

緇衣化于京塵非塵能化人也地不擇其偏交不絕其靡精神五臟皆爲勞薪能于此中得自在者

其惟簡遠者乎爾遐以治行入官柱下卜居西城
之隅數椽不飾虛庭寥曠綠樹成林綺蔬盈圃紅
蓼植于前除黃花栽于籬下亭延西爽山氣日佳
戶對層城雲物不變鈎簾緩步開卷放歌花影近
人琴聲相悅灌畦汲井鋤地栽蘭場圃之間別有
餘適或野寺梵鐘清聲入座或西憐砧杵哀響徹
雲圖書潤澤琴尊瀟洒陶然丘壑亦復冠簪觴咏
之娛素交是叶爾遐嘗言高林受日寬庭受月短
墻受山花夜受酒閒日受書雲煙草樹受詩句余
謂非爾遐清適不能受此六種然余嘗笑人眼目
不開輒浪譚泉石桎梏簪裾彼實無所自樹迺爾
夫能自樹者寄澹于穠處繁以靜如汗泥紅蓮不
相染而相爲用但得一種清虛簡遠則穠繁之地
皆我用得馬頭塵寧復能溷我爾遐讀書高朗寡
交游能自貴重而以其僻地靜日觀事理滌志氣
以大其蓄而施之于用誰謂園居非事業耶然爾
遐臨民卓然清靜中州人比之爲劉襄城卓太傅
則今日之園居其又以六月息者息而九萬里風

斯在下吾益信京塵之未必不能息人也

叙同榜兄弟圖

圖里中同癸卯榜兄弟一卷是年舉於鄉凡二十人圖其共里居游好者九人也九人者何張仲繩以誠莊若谷世權董原高尊聞袁用晦思明姚台宗元胤張錫之爾嘉蔡元弘階正張伯環元復李元敷時榮余游京師不得列於圖歸而叙其美亦附圖意也開卷紅杏籠籠如蓋紫衣烏帽面頰帶花氣如意逍遙其下奚奴挾琴而從者元敷也翠

竹欲滴九鼎陳於石畔書卷筆墨相錯席茵而坐者五人一人衣整衣面微赤而有韻據竹而坐者原高也一人臞而白頰骨稜稜冲衣凝若者仲繩也一人面微豐頰類髯矣翠衣綸巾手執卷者伯環也右伯環而坐一人面臞稍短微有髭衣古色執拂若山中道士者用晦也一人綠衣雲巾豐碩有鬚端重如冠裳大人焉元弘也圖書在榻淪者硯者供騷人之韻絳衣執筆得句動顏面矣面悅澤而無鬚錫之也花明石峭美髯玉立紫裾而蘭

寶日空不集卷之十
裕掀髯自喜其不凡者若谷也戒視基科若壘而
待者穆穆堅壁神遠欲往矣衣冠澹勝而靜容無
喧台宗也夫貌而弗意貌者弗貴也圖九人者亦
各有意焉所稱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
之夫圖者亦於衆中得衆意也神藏於所適而不
煩故積者大力裕於花石筆墨而無所苦故用者
厚二三兄弟之意見乎此矣夫余之樂而叙也余
之意也則余之貌也二三兄弟其以余爲何如也
目叙而人爲之讚凡十篇

總贊

牙絃期聽惠口莊語千載耦俱惟神應契矧予友
生南國之紀隋卞共珍龍鳳齊軌炳乎丹青九人
而已

李元敷

桃李不言麗服有輝粲粲君子實妙華奇檢則弘
雋量則幽微高山在旁遠心自知

董原高

鄧柯則材崑瓌則珍漱之潤之霞標玉映追琢其

章龍文斯炳以嘯以觴亦賢亦聖

張仲繩

玄酒無味太音聲稀澹而不厭以還其初輝山之
壁媚淵之珠施于明堂盛世所儀

張伯環

澄襟映物韶精觀理既騷既玄亦文亦史宿好是
敦園林爲美亦有清音絲竹山水

袁用晦

有悅而音無色乃尊有幾而聲無聲乃神遺其形

能謂之真人一拂清風漠矣無塵

蔡元弘

斌斌君子夙體明德清風肅邁令儀維則履方用
圓窮文極質沃膏而光曷窮其極

張錫之

趣以品高情因文見穆然太玄欲言忘辨春發之
葩秋空之翰句則枯髯神則澤面

莊若谷

大知如愚學殖罔居無求之俠有用之儒託于道

送雙卷龍舒南華之胤彼髯者與

姚台宗

太素之始元無青黃君子泊如伊耆之鄉惟靜視
之其道迺光乾坤一局何用不藏



